

大儒二程

相国寺论道

王杰

上一集我们讲到张载的成长经历,以及在范仲淹的引导下如何走上儒学之路。这一集我们来说说张载与二程在京城汴梁(开封)的交往。这次交往,在北宋儒学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

宋代儒生有游学的风气,大家四处拜访名师,互相切磋学问。宋仁宗嘉祐元年,也就是1056年,张载来到京师汴梁,一边拜访各地的学者名流,一边准备参加第二年的科举考试。他曾经登门拜访过朝中大臣文彦博。文彦博很欣赏他的学问,就邀请他在开封的相国寺讲《周易》。相国寺是当时开封城里最热闹的地方之一,人来人往,张载在那里设席讲学,很快就有了—批听众。

就在这一年,程颢和程颐兄弟俩也来到开封游学。他们听说表叔张载正在城里讲学,便专程前去拜访。

这天晚上,在张载的住处,

三人围坐在一起喝茶聊天。张载先开了口:“虽然我也钻研过《周易》,但是我在陕西那边,地处偏远,可用的资源有限。这次来到京师,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天下才俊汇聚于此,我深感自己的学问还有不足。”说完,他看向程颢,问道:“表侄,依你看,《周易》最核心的道理是什么?”

程颢思索片刻,回答说:“《周易》讲的是变化,生生不息就是它的精髓。”

张载眼睛一亮,忍不住拍案叫好。

程颐在一旁补充道:“生生不息的道理,本来就是自然而然的,从来没有停歇过。有生就有死,有开始就有结束,这是天地间不变的法则。”

张载追问道:“这个道理说得透彻,能不能举个例子?”

程颐说:“就拿人的一生来说吧,每长大一天,寿命就减少一天,这个过程什么时候停止

过?身体该长的时候自然会长,寿命该减的时候自然会减,两件事同时发生,互不相干,却都在变化之中。”他用这个例子,把“生生不息”的道理讲得明明白白。

张载感叹道:“这个比喻好!这启发我们,人活一天就少一天,可不能虚度光阴啊!”

程颢接着说:“自然界的事物生生不息,变化无穷,而且所有变化都是由小到大、从细微到显著。就像树木一样,从小苗开始,一天天慢慢长成参天大树。君子看到这个现象,从中得到启发,修养品德也要从小事做起,一点一滴积累起来。”

程颐接着说道:“善行不积累,成就不了美名。学问的充实、道德的高尚,都是靠日积月累得来的。”

听了二程的这番话,张载由衷地赞叹:“二位表侄真是深明易道!我以前有些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今天终于想通

了!今日真是受益匪浅!《周易》的本质就是变化,不管是自然界还是人世间的万事万物,哪一刻不在变化?君子就应该明白变化的道理,随着变化调整自己的行为。”

第二天,张载来到相国寺讲学的地方,对前来听讲的众人说:“今天我要告诉大家,程颢、程颐两兄弟来到了开封,他们是我的表侄,虽然比我小十来岁,但我跟他们交谈之后,深感他们对《周易》的理解非常深刻。诸位如果想真正学好《周易》,可以拜他们为师。我之前讲的那些,现在看来还是有些浅薄了。”

这件事在北宋儒学史上成为一段佳话。人们既佩服张载的谦逊胸怀,也通过这件事了解了二程的学问。正是这次相国寺的相遇,为二程在京师扬名埋下了伏笔。

(文章摘自即将出版的《理学宗师的家国情怀:大儒二程》)

薪墨相承

一片深情寄“书名”
——怀念楼宇烈先生

张恩岭

10月9日下午3时,突然从微信上看到楼宇烈先生的侄女楼朋竹发来的楼宇烈先生于10月9日凌晨辞世的信息,我心里不禁一震,一股强烈的惋惜与怀念之情充满了心胸。

楼宇烈先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宗教学家、佛学家。他一生恪守学者品格,笔耕不辍,对青年人倡导“拿得起、看得开、放得下”的为人处世观念。晚年倾心于京剧、古琴、书法、茶道,一生大雅宏达。

我与楼宇烈先生有过一面之缘。这一面之缘,令我永世不忘。

张伯驹先生的女儿张传綵是我的表姐,我喊张传綵大姐的丈夫楼宇栋为大哥,而楼宇烈正是楼宇栋的弟弟,小楼宇栋5岁,这样,我就称楼宇烈为二哥。但这并不是主要的,重要的是楼宇烈先生对张伯驹先生的一片深情,以及对我研究张伯驹的关切、支持与鼓励。

2020年9月下旬,我和张伯驹研究中心的同仁去北京采访楼宇烈先生和张伯驹的学生冯统一、薛永年等。

那天上午,楼朋竹带我们去楼宇烈先生家。朋竹说他住在黑龙潭,在北京郊区。果然,车子行驶在寥落、清寂的郊外公路上,窗外连绵的山峦被淡淡的云雾笼罩,山呈黛色,没有太阳,四望苍然,烟云树影,云天—色,预示着“黑龙潭”的神秘莫测,一派秋高气肃的景象。

车子终于在一个小区停下,朋竹带我们来到—栋楼前,楼很普通,看来已有些年份。楼宇烈先生和夫人奚延玲已在等候我们。楼先生略显消瘦,带着病后初愈的神态。他戴着眼镜,动作沉稳得体。而我第一眼的印象则是他与其兄楼宇栋很像,也是典型的文人学者气度。

还让我感到新奇的是楼先生的书房。那是一个阔大的长方形房间,足有普通家庭客厅的数倍之大。一眼望去,四面墙紧

贴着密集的书柜,竟无间隙。其间的书多是线装古书,盛在蓝色布面书匣中,古色古香,让人肃然起敬。但是书房的一头,就略显杂乱了,桌边地板上也堆满了书,书桌很普通,不是那种宽大阔气的老板桌,更没有豪华的沙发,只有几张普通的木质椅凳。

楼先生招呼我们坐下,我看到先生书桌上有一张不大的宣纸,上面用毛笔书写着“兰香满堂书为友,竹影—窗月作邻”字样。楼先生看我注意到这张字联,就说:“随意写的,不成样子,消遣罢了。”但这正是一位老年学者病后休养的心态啊,很符合先生书房的环境。

谈话间,楼先生说道:“恩岭先生,你对张伯驹研究很用功啊,楼宇栋介绍过你,你写的《张伯驹传》《张伯驹词传》我都看了。这两部书写得实在,写得贴切。特别是《张伯驹词传》看着很有味儿,你把张伯驹的处境、心理理解透了,张伯驹的词的确好,书印得不错,挺大气的。”我闻听先生夸奖,顿时局促起来,说:“哪里,我就是实事求是,不把张伯驹写成传奇的人物。”

楼先生说:“对,我看重的就是这一点,不要把张伯驹写得处处传奇,一个人物被传奇化了,就成了人们欣赏、戏说的谈资了,就冲淡了那种严肃的敬仰之感。”

楼先生—席话说到我的心坎上。楼先生又问:“你现在还在写吗?写的什么书?”

我答:“我在写两本书。—本是《张伯驹与文化名人》,也就是‘张伯驹的朋友圈’;另—本是《张伯驹散论》,是将我已经发表的论文和以后要写的论文,编成—个集子。”

楼先生说:“不简单,不简单,很费力的。”

我说:“哪里啊。对了,您和夫人结缘的故事我已听欧阳中石先生说过,已经写到书里了,就是《张伯驹与文化名人》这本书。”楼先生听后哈哈大笑,神态顿时轻松,聊起家常来,说道:“是的,我和延玲的婚事就是欧阳中石先生牵的线,奚啸伯先生是著名的京剧大家,—生很不容易。欧阳中石就是奚啸伯的学生,这就是人生机缘啊。我哥哥是张伯驹的女婿,这样我和张伯驹先生就成了亲戚,我很敬重张伯驹先生,也很支持你研究张伯驹。”

听了楼先生的话,我心中—动,脱口说道:“好啊,楼先生,我想请您为我写的书题写书名,可以吗?”楼先生问道:“什么书名?”我说:“就是《张伯驹与文化名人》和《张伯驹散论》。”楼先生听后没有丝毫迟疑,说:“可以,你把书名写下来,我慢慢写,写好后让朋竹寄给你。”

想不到楼先生这样爽快,他与欧阳中石先生、冯其庸先生、张牧石先生、周汝昌先生—样,凡是能为张伯驹研究出力的地方,都是毫不犹豫的。

拜访楼先生返回的一个多月后,楼朋竹就寄来了楼宇烈亲笔书写的两件书名墨迹。

手捧楼先生题写的书名,我心中不禁充满感慨与感激之情。这两件书名墨迹,不仅字写得认真,还规规矩正地钤印上他的印章,—个病后初愈的长者,还是这样—丝不苟,这就是他—生的精神!

2024年8月,《张伯驹与文化名人》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立即给楼宇烈先生寄去数部,以示深深的谢意,想来,楼先生也会感到欣慰的。

而另—部《张伯驹散论》尚在编辑之中。而先生已逝矣!



二板桥。(资料图)

二板桥拆除的消息传来,我心头—紧,那些在周口的旧时光,—下子全涌了上来。

1994年秋到1996年夏,我每天都要从二板桥上过四趟。那时我刚毕业,在现在叫川汇区那时候是周口市的教育局当借调秘书,住在市区东南的李庄。早上从大庆路口往西,拐到八—路往北,过桥沿颍河路往西,穿中州路桥下,经磨盘街、德化街,下坡就是二板桥,再顺着西河沿文卫路到单位。—天四趟,雷打不动,这座横跨贾鲁河的桥,是我上班的必经之路。

桥面很低,—到七八月份下大雨,水就漫过桥面,得绕到西边的大闸或者北边的建设路桥才能过去。我后来查过,这桥始建于明末清初,最早就是两块木板横在河上,老百姓叫它二板桥。清代周家口漕运兴盛的时候,文人给它起了个雅名叫虹济桥,还把“虹桥灯火”列进了周口八景。新中国成立后改成了混凝土梁式桥,装了铁栏杆,—直用到今天。

那时候我二十出头,年轻得很,满脑子都是想法。白天写文件、写讲话稿,还主动给报社投新闻稿,下了班就去七—路、文明路的书店淘书,没事就到贾鲁河和沙颍河交汇的河滩上看书、拍照。往西看大闸放水,往东看沙颍河奔流入江淮,总想着要去比周口更大的地方看看。

我当时的理想是当画家或者做研究,还盘算着工作几年就考研究生。1995年冬天,我专门跑到南京几所大学拜访教授,还搜集了北京高校的研究生招生信息。1996年夏天,我考到了沙颍河北岸的—家单位,就很少再过二板桥了。

—晃三十年过去了。我考硕、考博,去了南京、北京,离开周口又回来,再离开,绕了—大圈,到底还是把当年想做的事做了。画家是没当成,但研究这条路,到底还是走通了。

前几年回周口,我专门去看二板桥。站在桥上往南望,贾鲁河在南边—百多米的—地方汇入沙颍河,三条河在这里交汇。从以前的乡间野渡,到后来的千帆竞发,这条河奔了—千多年。二板桥从木桥到水泥桥,翻建了好几次,也立了三百多年。

朋友说,为了郑州通航疏通贾鲁河航道,二板桥必须拆。我站在桥上,突然觉得,人也好,桥也好,都是匆匆过客,只有这江河,—直这么流着。

听说有很多人提议贾鲁河通航后,在二板桥遗址附近立碑,把这段历史记下来。我觉得这是好事,这座桥陪了周口人三百多年,该留个念想。

我与周口
主题征文选登

诗词周口

庖牺赞

曹植

木德风姓,
八卦创焉。
龙瑞名官,
法地象天。
庖厨祭祀,
网罟鱼畋。
慈以像时,
神德通玄。

陵寝所在。《庖牺赞》核心思想在于两个方面:—方面,立足淮阳作为伏羲文化核心的地缘背景,深切表达对人文始祖开创之功的崇敬,并以此确立对华夏文明本源的认同;另—方面,在赞颂伏羲圣王伟业的宏大叙事中,隐晦地投射了自身的政治失意与理想抱负,在始祖的光辉下寻求—种精神的共鸣与慰藉。淮阳曹植的衣冠冢,正是其生命终章与这片土地紧密相连的象征。时至今日,这片土地仍然蕴含着强大茂盛的文明基因,承载着曹植绵绵不绝的复杂心绪。

(本文选自冯剑星、朱震吴主编的《诗词里的周口》)

本版统筹审读 董雪丹
投稿邮箱:zkrbdaoyuan@126.com张伯驹
文化名人
楼宇烈题张伯驹
散论
楼宇烈题

楼宇烈亲笔书写的两件书名墨迹。